

周 倩

2014年,10月1日,广东深圳,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自杀了!

许立志:“他还在我的墓碑前,递上一束鲜花”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绝望的困境中划出了最后一道抛物线,在他写下最后一首诗《我一生中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之后,他将自己的未来斩断在这人世间最美好的季节里。

苦难、压力、迷茫、失败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人生难题,有的人挺过来了,有的人沉沦下去了,我们不想谴责任何轻视生命的人,也无法劝勉所有绝望的人。我们只是为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感到悲恸,为一颗诗坛新星的陨落感到惋惜。

是的,许立志是诗坛的一颗新星。曾被誉为打工文学接班人的他,1990年出生于广东,从小被遗弃,抱养他的阿婆,他唯一的亲人,也于2009年辞世。从此,一个孩子,无爹,无娘,漂泊,流浪,在流水线上过着简单枯燥的生活,他的诗歌来自于他的生活,更来自于他内心的真实表白,他在诗歌《悬疑小说》中这样写道:

去年在网上买的花瓶
昨天晚上才收到
事实求是地说
这不能怪快递公司
我的住处太难找
因此当快递员大汗淋漓地
出现在我面前时
我不但没有责备他
还向他露出了
友好的微笑
出于礼貌

人在旅途

郑红梅

又到火车站,再一次踏上出差的旅途。到合肥工作整整两年了,时光荏苒,由最初的茫然无措到渐渐适应到自认为得心应手。偶尔,会非常想念六安的朋友们,但每次都把想念深藏心底,纵使那一刻热泪盈眶,也从不主动联系那些在我心中如同亲人的兄弟姐妹。偶尔我们会在QQ和微信上不减不淡地说几句话,知道我很好,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那就好啊,有空就回来聚聚吧,我们想你了。

经常出差,慢慢也喜欢了这种人在旅途的感觉,在人群中热闹,在人群中孤单。每一次旅途,对于我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也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和转换。有些面孔很亲切,可转身就是永远,有些面孔,似曾相识,可你已没有交流的热情。

大多时候,我喜欢静坐一隅,看着旅途中各种各样的世态面目。我不说话,我可能懂你,我可能不懂你,但这些都与我们都不重要,因为我们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各自有各自的人生。

龙飘飘唱过: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那是很久以前的心境了。现在,纵使没有人想念我,我也不会孤单寂寞了。因为我知道大多时候,旅途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在动车上用APP看电影,怕旅途寂寞,下载了三部周迅的电影看,刘若英说,见到周迅,就有保护她的欲望,而我真喜欢她那双清澈的眼睛,那里面藏着许许多多的爱情和流年。不管俗世,无关岁月。

火车经过故乡的时候,忍不住抬头,窗外正是秋浓。青山迤逦,溪流淙淙,蔚蓝天空下,稻子一片金黄。刹那间,仿佛回到童年,放学回家,书包放下,到田野上帮大人收割庄稼。张明敏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这或许是种意境,或许什么都不是,

慈溪供电:苦练内功提升供电所管理水平

■潘玉毅

近年来,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网公司“一强三优”发展战略,苦练内功强基础,真抓实干创佳绩,以改革发展为主题,以安全稳定为保障,以基层基础为抓手,抓贯彻,抓落实,推进电网和企业发展,企业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以“三基”为抓手,促进“美丽”供电所建设

为优化供电所机构设置,排查和解决供电所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美丽”供电所建设,慈溪市供电公司围绕“三基”(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管理,以供电所共产党员服务队建设为引领,以供电所班组建设指导书为指南,以供电所准军事化管

他也对我点头哈腰
为了表示歉意
他还在我的墓碑前
递上一束鲜花
著名诗人伊沙在《新诗典》中这样点评:因有《低俗小说》这部名片,文青们学会了一种结构方法和叙述手法,看本诗题目,我本以为是玩这个范儿的,一直读到最后两句(读得我不一哆嗦),我才触摸到真正的才华,这时候再看标题,真是大有深意:非但我们的生活充满悬疑,连同我们的生命。
可惜,他再也不会写诗了。他走了,带走了他所有的才华和未来;留给我们,尤其是那些还在流水线上默默劳作的文学青年们的是惊诧?是疑惑?是痛苦?

打工诗人:“即便把诗歌当做自己唯一的宗教,也应该知道,诗歌本身并非崇尚阴暗、死亡”

郑小琼(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打工诗人陈鹏告诉我许立志自杀了,我还不相信。我对这位诗人诗歌很熟悉,他是一位热爱生命的人,也很有激情,打工杂志经常刊发他的诗。这样的一个热爱诗歌与热爱生命的人就这样逝去了,我知道有许多像许立志一样的打工诗人在流水线上生活,包括曾经的我自己,在孤独、苦难、无助……的打工生活中,诗歌曾给了我们内心安慰。但愿有更多的力量与组织关注打工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避免让许立志的悲剧重演。

何真宗(重庆打工诗人):
我的看法是:自杀不光荣,活着才是硬道理。人活着,要且行且珍惜,不要抱怨社会和埋怨环境的不适。而应学会更多的生存技能,提高抗压能力,去适应环境克服困难,找出生存的办法而不是逃避,甚至选择自杀。在我看来,诗人首先是人,是人都应该有理智,不应让生活与环境左右了自己的行为。
周崇贤(佛山文学学院院长,打工作家):
每个人都会遇到心灵的“坎”,诗人或者说“思人”因为精神层面的上下求索,遇到的“坎”更多。如果关键时候有人倾听,有地方诉说,前行路上能看见

希望的星光,这样的“跳楼”就不会一再发生。
孙海涛(东莞打工诗人):
说到死亡,对那些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们而言,其实就是一转念的事情。很多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人拉一把,有人给予他们一些阳光和正能量,我想事情的结局往往就会朝向好的一面发展。而我们的诗人朋友们,除了写作之外,应该认识到人世間其实还有许多比诗歌更重要的事情。即便是把诗歌当做自己唯一的宗教,也应该知道,诗歌本身并非崇尚阴暗、死亡、心理扭曲。生活中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古人亦说诗言志,当人都没了,何谈其他。
陈楚青(深圳工友):
那一刻,我被深深震撼,昨天才认识的还在底层写作的打工诗人,今天突然没了。是这个时代过于浮躁,还是我们内心过于脆弱?爱情、亲情、友情;梦想、工作、生存;前景、现实、背景;归宿、故乡、流动;变迁、思迁、疾病……太多的动荡不安,令我们无处安放灵魂。

诗歌学会:“我们在关注他们,也希望能正确地引导他们”

是的,诗言志,可最重要的是要有写诗的人。打工诗歌,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端倪至今,已走过50多个年头,它反映打工生活,它是打工者自身的一面镜子,正如打工诗歌主要的推动者许强所言,“许多打工诗歌是沉重的,它是对本真内心的一种复述或释放。它更多的是在无数次绝境中,以一种灯塔般的拐杖精神或力量在无形地支撑着打工诗人最后的精神世界。”
岁月历练,如今的打工诗歌已经从一种社会存在变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流派。而且从中走出了一批优秀的打工诗人,2009年郑小琼的诗歌《黄麻岭》被评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更是代表了打工诗歌以一种高傲的姿态被诗歌领域所赞赏。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曾凡华告诉记者,他很欣赏郑小琼的诗歌。他说,郑小琼也写生活的苦难,写她的姐妹死了,写生活所迫带来的社会压力,但他认识的郑小琼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她谦虚和气,她也写苦难,但她却能很好地理解苦难以及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曾凡华说:“打工诗歌在当代文学界已经



成功不是让周围的人都羡慕你,而是让周围的人都需要你。 赵长青 画

回望远去的自然

传到白石桥,好是在中音且甚有规律,几年下来也不太觉得吵闹。印象里校门内有块小土地种过罂粟,只是大学生们都五谷不分,感觉谁也没当回事,艳丽的花期之后很快就被根除了。

这一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呆在城市里我也跟着现代化了。看着公园里的树完全分辨不出到底是油松还是马尾松,或者是白皮松也不知道,草只知道是青草,尽管只有一种。想当初为是不戴上四体不勤的帽子还专门学过稻谷选种,搅和一池泥浆水,以漂选起鸡蛋为准,这样饱满的稻谷就会沉下去,漂浮者就去掉。可这样的原始玩意儿现在或许早没有了,种业工程师们为了赚钱已经堵死了你育种的路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顶多是长出点青苗,福音书所言“结出许多粒来”就别妄想了。当

占有了一个席位,不容我们忽视,中国诗歌学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很关注打工诗人这个群体,为此我们给予了他们评奖的机会,比如,徐志摩诗歌奖,屈原诗歌奖等,我们还邀请评委对他们的诗歌进行评论,我们在关注他们,也希望能正确地引导他们。”

采访记述:诗歌是心上一道温暖的阳光

打工诗人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是诗歌学界对打工诗歌的认同,更是对无数坚持着自己文学梦想的你们的一种欣赏和赞扬。

诚然,诗歌是一门纯粹的艺术,也是一门与写作者的精神世界相互影响最深的艺术。

也许,你会说,一个没有经历过打工的人是无法体会和感受一个打工人心内的精神苦闷的。那孤独,那迷茫,那徘徊,那挣扎,那绝望,那煎熬……就像柳冬妩在一个评论中写道“鸟类永远不知鱼类的心情”。

何况这本就是个生存压力逼人的时代,一个普通的谋生者,即使拼上全部的精气,有时都难免左支右绌,感到吃力。而常年离家在外,没日没夜定格在流水线上上的打工一族们更是经受了太多的辛酸和不公。于是写作打工诗歌,是打工诗人保持心理健康的一种平衡方式,是舔着伤口进行自我消毒疗伤,并逐渐愈合的一种方法。因为看不到希望和未来,或经受了工作上成吨重的压力心中很堵,需要通过写作来疏通。“打工诗歌”就在这样的环境和际遇中,在成吨的生活的挤压下从许许多多打工诗人的笔中发出了怒吼。只是这怒吼,有些人喊出了是为了减轻内心的压力,有些人喊出了却增加了自身的负担。

不管怎么说,诗歌的书写,是现实沉重之上的一种放松,一种轻逸。我们应该更加看重诗歌对灵魂的拯救和丰富。它可以是揭露现实的锋利匕首,可以是关注现实、关注弱势群体的痛苦良知,但绝不是绝望生命的推手,它应该是心上一道温暖的阳光,一缕让我们向生向暖的希望。因此,面对压力重重的现世,诗人们要有强大的心智,又心怀浪漫的诗情,也许这样,才能让内心获得一个阳光温暖的净地。

插画:李法明

行 者

每逢长假,必是旅游旺季,以致有了“黄金周”的称谓。其实,那是对商家生意而言。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更多的恐怕还是得不偿失。乘车难、自驾难不必说了,最堵心的还是玩得不尽兴。

以笔者心得,旅游的高境界,在于返璞归真。

国人旅游大多偏爱山水名胜,以致那些地方总是人满为患,弄得吃、住、行都难,还玩不痛快。而许多专业“驴友”,却偏偏爱跑人迹罕至的去处,尽管那些地方可能有更多的不便,可他们依然乐此不疲,何故?笔者曾有亲身体验,方悟出个中奥妙。

去甘南草原,海拔超过3500米,许多人初上高原都有反应。然而,青稞酒落肚,手抓肉入口,一些花甲老人竟和年轻人一道,围着篝火又唱又跳,甚至躺在草地上嬉戏,几至忘我境地。那情景,你在任何一个人流熙攘的旅游景点都绝不会看到。唯有高原的雄浑、壮美,毫无人工雕琢的大自然魅力,才能使人如此忘情。

在江西庐山,舍弃“陡上葱茏四百旋”,探秘后山。山间小路上游人渐少,绝无尘世喧嚣;放眼四望,但见郁郁葱葱;侧耳聆听,只闻淙淙流水;路边小憩,清一色瓦舍草亭;山石林木,无不着茸茸绿苔,即便那农家村落、废弃别墅,也都保持着原始风貌,那份恬静、质朴,着实令人心旷神怡,不由你不入境。

于是,我顿有所悟:人迹罕至处亦少人工雕琢,鬼斧神工,天然浑成,返璞归真,才是最妙处,方为高意境。

追求意境、情趣,是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抛开人工景观,远离繁华闹市,去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纯朴风采,敢说心境会大不相同。融入自然,返璞归真,以致忘情无我,那份游兴才更浓。

到人迹罕至处,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可能困难些,那么,变游览为参与,也不失返璞归真的本义。

人们对旅游的理解,大抵不过游山玩水、逛街购物。只要玩得开心,又长了见识,就算达到了目的。然而,去的地方多了,见的世面广了,难免产生似曾相识之感,久而久之也就乏味了。“看景不如听景”的感慨便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看不如听,是因为听的过程需要领会、想象,在心里描摹那景色,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参与。而身临其境,从游览者角度面对现实的景物,一旦发现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自然会发出“不如”的感叹。

于是想到,倘若游客改变游览者的身份,换个角度,参与到现实中去,该是一种什么体验?

假如我们到海滨,乘一叶小舟,随渔民出海去颠簸,亲手撒网捕鱼,归帆之时坐在船头,品尝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较之在海边戏水、在沙滩晒日,哪个更有趣呢?

假如我们到山村,提篮荷锄,亲身体验一番播种、采摘的甘苦,饭后坐在农家小院与老乡侃侃“大山”,唠唠家常,比起一味爬山或缆车上下,哪个更有味道?

假如我们到草原,与牧民一道,骑一匹骏马赶着羊群去放牧,归来后再学学挤奶、熬茶,那情趣肯定比枯坐蒙古包更有吸引力。

返璞归真需要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保持旅游地的原始风貌。因此,不能不说到旅游开发问题。

笔者曾有多次游览同一古迹,却形成对比反差的经历,基本是开发之前韵味十足,开发之后面目皆非。譬如某些著名的古城、古镇、古村落,“藏在深山无人知”时,虽略显陈旧破败,却原汁原味,民风朴实;一旦“开发”,必然商铺林立,铜臭弥漫,甚至连曾经质朴的老百姓都变得锱铢必较,甚至狡诈起来,每每令人叹息。最可怕的还是旧日翻新,或者新建一些“配套”设施,严重破坏了古迹原有的格局与风貌,再想恢复旧貌都变得不可能了。

自然景观同样如此。原本的青山绿水,悠然静谧,远离尘世喧嚣,一旦“开发”,游人如织自不必说,商贩更蜂拥而至,打破静谧是难免的,但到处私搭乱建,破坏景观,甚至搞一些莫名其妙、风马牛不相及的“配套项目”,无论如何是不可接受的。

开发旅游资源,让更多的人了解和领略中国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精深和自然的壮美,当然是必要的。但开发须有规则、节制,保护才是第一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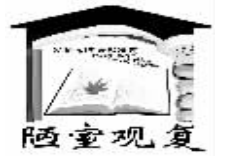
现实中,作为平头百姓,我们无力阻止逐利者的“开发”,那么,建议朋友们趁着他们还没有下手,还是尽可能先去看看接近原始风貌的景致吧。

T型台上的猫步洗脑后,反而觉得自然的神态很是粗俗,这种审美逻辑如何来,会否去,还真不知道。

至于我,美丑是分不清了,就像分不清松树,能够清楚感觉到的是,大约就是这些年北京城里已经很难听到蝉鸣蛙叫了,这些人们可以明显感知的东西却好像谁也不当回事,回头再看公园绿树下的喜鹊,想想好像也是多年不叫了,这不是面对现代科技修饰的“好声音”,沉鱼落雁般羞怯起来了吧?或者是它们也“现代化”了?

实质上,动物种群消失只有那些专家们才注意到,而植物种类是否也正经历着灭绝的归宿呢?我是圈外人士,不清楚专家们关注过这些小事情没有,感觉人们并不像关注动物那样热心,就如公园的精心规划和设计建设,没有蔓草的立锥之地,人要是懒惰一点杂草还有机会苟延残喘,遇到勤劳的人总是会拿出拆城墙的决心斩草除根的。

一直以来我都不太喜欢江南的园林,看到齐整划一的公园,当然还不至于关联江南园林,说想到“病梅馆记”还是有可能的。



叶信省:我甘愿当山区群众一辈子的儿女

望,还叫妻子帮忙做饭烧菜。

杨廷火老人说:“咱老信头穷得蟹壳响,只有一间破木屋,愿愿意上门照顾?可信省这细佬实在,不嫌我穷我脏,休息天、节假日总是来家里走走,帮我种菜摘菜,修灯泡、翻瓦,样样不落,房间整得比宾馆还亮还干净,村民说我捡了好儿子。”

在得知叶信省要去给另一位老人帮忙修灯泡时,笔者故意与老人打趣:“叶师傅另外有一位妈妈,您不吃醋吗?”老人听了哈哈大笑,“信省这儿子我认定了,谁也抢不走。”

68岁的卢尚良:信省这兄弟我结定了

来到桑洲村卢尚良的柱面(意麦面)加工点,叶信省就忙开了,不一会儿额上满是汗珠,脸色有点苍白。卢尚良悄悄告诉笔者,“信省兄弟是累出来的毛病,他为山区百姓想得,做得太多了。”

■张跃铨 胡云杰

叶信省,国网浙江宁海县供电公司桑洲供电服务站一名普通的线路兼抄表核工,1983年进站以来,从事该项工作31年,脚印踏遍了桑洲的大小山区。叶信省常说,“我心甘情愿当山区百姓一辈子的儿女。”10月10日,叶信省被桑洲镇政府授予“最美村电工”。

94岁杨廷火:信省这孩子我认定了
在木车梓村,笔者找到了叶信省,他正在为杨廷火老人翻耕土地。见到笔者,叶信省略显红红,94岁的杨廷火老人却笑了:“快写写咱的好儿子信省细佬。”

“信省这细佬(土话意儿子)真是太好了,把咱老信头当成了爹。”老人未说眼先红。他告诉笔者,20多年前老太婆去世,自己独身过日。叶信省当时负责木车梓村的抄表收费,看到他一人在家无人照顾,就经常上门嘘寒问暖,于这干那,一带就是20年,特别是这几年,他年龄大了,叶信省更是隔三差五上门看